蔣竹莊先生講述

孔子與釋迦

魏家驊題

孔子與釋迦

在暨南學校講　蔣維喬

「孔子與釋迦」一題：範圍極廣；今但就二聖同異之點，略爲說明。

（一）降生年代相同　通常稱釋迦降生至今（民國十三年）爲二千九百五十一年；然實相沿之傳說，多不足依據；今經學者詳徵東西史乘，考定釋迦降生至今爲二千四百八十九年；而孔子降生

至今爲二千四百七十六年；東西兩聖，實爲並世。是孔子在杏壇敷教之日，正釋迦在鹿苑舍衛大轉法輪之時也。

(一)同爲貴族　孔子魯人；宋微子之後；釋迦中印度迦毘羅衛國淨飯王之太子。雖同出於貴族，而其境遇則異；孔子少孤，其處境逆，學成而爲偉人也易；釋迦則生長王宮，享盡人間幸福，其處境順，學成而爲偉人也難。

(二)同爲博學多才　孔子稱爲生知之聖，體格

奇偉，身長九尺六寸。其教人以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爲主；禮樂書數屬文，射御屬武；實爲文武兼才。釋迦則七八歲時，一切學問，皆不習而知；深通五明之學：五明者，醫方明，工巧明，聲明，因明，內明也。且有膂力；爲太子時，曾與諸王子比武；將出城，有大象立阻城門；太子手執象，遙擲於城外；疾前，還以手接之。故其有文武才，與孔子同。

(四)學說之異同

論其學說：孔子生長中國北方，崇實際，主力行，貴人事，喜保守；其學說之立腳

點，在正心誠意；而推及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完全爲入世派。其言道德，最重仁字；惟由親及疏，頗有等差；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也。其施教則定爲五倫，以規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義務。試觀一部論語，弟子問仁者不一，而其答案亦各異；蓋孔子因人施教，立說無方也。其一身立己達人，俱重實際；凡事涉幽玄，非所樂道；故子路問死；孔子應之曰，「未知生，焉知死。」子貢亦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

得而聞也。」惟重實際，故喜保守；自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晚年道仍不行；退而删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作春秋；所謂删，定，贊，皆述而不作之意；即春秋亦係魯史，不過孔子加以筆削，示褒貶耳。釋迦生於中印度；印度自來有婆羅門教，偏重出世；故其思想，亦受其影響，完全爲出世派。然其講入世間之倫理，大部分同於孔子；而其出世間之思想，則孔子所不道也。其教義最重慈悲二字，慈以予樂，悲以拔苦。考釋迦思想之淵源，可以其少年之故

事爲證：彼於十二歲時；當春耕節宴，父王攜之出宮遊行。見農夫耕田翻土；有受傷之蟲，暴露地面；飛鳥羣集啄食之。心中十分悲憫，生厭離之心。於是獨坐樹下，結跏趺坐，深入禪定。父王尋覓得之；問何故坐此？答云：見諸衆生，互相吞食；心生哀憫，故坐於此，不願還國。父王慰之；恐其出家；與百官商議；加增宮中娛樂之具；復爲納二妃；極人間一切樂事；以娛太子。太子毫無染着心。後父王復令出遊；使增見聞之樂。太子見民家喪葬；因念人

問生老病死之苦，思解脫之。年十九，中夜逾城出家；入雪山，修苦行六年；遂於十二月初八日子時，在菩提樹下，豁然大悟，成無上正等正覺。更以其所悟者，出而普度衆生；說法四十九年，而自云未嘗說一字；蓋釋迦之意；重證悟，不重言說文字；譬猶以船引度衆生，達於彼岸；既至彼岸，則船亦應捨；若執著言說文字，以為道之所在；是猶既至彼岸，仍負船而行，是愚之甚者。又如一輪明月，高懸天際；或不見月；先覺者用手指點之；其目的在使

見月，不在見指。倘或人祇凝視此手指，而以爲月之所在，不亦謬耶！經典猶船與手指耳，若重文字而輕證悟，是負船而行，視指爲月之類也。今所傳佛藏經典，至爲浩繁；皆佛滅度後，其弟子恐日久遺忘，互相結集而成；並非佛在世時，有所著述；此又與孔子之親自述作不同者也。

觀孔佛二家之學說：一重在入世，一重在出世，淵源迥然不同。而我國人自來習慣，開口則云三教同源；是可見吾人思想之籠統；因此治學之方法，

亦最喜附會，不知分析；學者不可不力除此病也。



附錄

佛學大意

昔在上海商科大學，演講佛學大意；學生筆記稿，未經鄙人檢定，遽在申報發表，海潮音居士林等雜誌亦輾轉登載；因見其中不免錯誤，故改定之如此，蔣維喬誌：

中國向有儒、釋道三教：實則儒家是否是宗教，尚未有定論；道家淵源於黃老之哲理，三代秦漢、之時，極爲盛行；至後漢張道陵，托名老子之道教，實

非道家之眞面目也；佛教自漢時入中國，勢力甚大，哲理亦深；今流傳之藏經有八千餘卷；其教義之精博，世界宗教，莫與比倫，誠極高等之宗教也。近代研究佛經者，自安徽楊仁山先生始。先生曾以私財收藏經典，加以校訂，創設金陵刻經處，刊印單行本，以惠後學；吾儕得略窺祕奧，皆先生之賜也。佛經極不易看，因其中術語太多，且其文由梵文譯成，梵文文法之排列，與中國文法相反；故譯成之經，另有一種文體。初讀佛經，遇難解之處，

不必退縮，無論了解與否，依舊向下讀，讀得多，自會領悟，大約了解一二部，便可漸漸推及其餘。今欲講佛學大意，第一、須明白佛教的目的。佛教的目的，在明心見性。心有二門：一眞一妄。眞心不生不滅，常住不動；妄心忽生忽滅，變動不已。佛教的目的，即使我心反妄歸眞，造乎不生不滅境界。我等現在所住之境，俱是虛妄不實。何以故？譬如桌子，放在此地，好像是實在不動；但是他組織的原子，相互之間，變動甚速，絲毫不停，變久則壞，到了

後來，腐朽不堪用矣。吾人身體亦然，從生理上講，人身爲十四原子合成；原子組成細胞，無數細胞，集合而成身體。此細胞隨吾人言語動作，逐漸分裂消耗，再由吾人攝取之食物，經胃腸之消化，變爲血液，發生新細胞以補充之。此細胞之消耗，與補充，新陳代謝，密化潛移，剎那不住。試取鏡照面，則見我少年時，已非幼時面目，壯年時已非少年面目，至老年則血枯皮皺，面目全非矣，是卽新陳代謝之作用也。故就生理上計算人身新陳代謝

之作用，不過七年，全身必另換一個；特其變遷微細，吾人不自覺耳，此吾身生滅之現象也。大凡世間一切物，在生滅之中者，皆是虛妄不實，豈但吾身如此，吾心亦然。試反觀之，則覺千端萬緒之妄念，倏生倏滅，刻刻不停，此妄念是攀援性，由甲至乙，由乙至丙至丁，以至無窮。學佛之目的，即在息此妄念，歸於眞念。但妄念之外，並非另有一眞境；妄念生時，是爲妄境；妄念息時，即爲眞境。譬如大，海，風平浪靜，此海之眞相也；風起浪興，則海之妄

相也；風浪息，則海之眞相可見；並非風浪之外，另有一海相。吾心妄念一息，卽是眞心；亦非妄念之外，另有眞境。所以佛家之用功，重在息妄。妄心息，卽眞心之名亦不必存在矣。今之生理學上，分心爲知情意三分；佛家則分爲八識，比較精細。眼，耳，鼻，舌，身，爲前五識，第六意識，第七末那，第八阿黎耶。眼，耳，鼻，舌，身，意，爲六根，其所對之色，聲，香，味，觸，法爲六塵，眼，耳，鼻，舌，身，意及色，聲，香，味，觸之意義，均較易明。惟法之意義，並非法律法規之謂；乃指

一切有形無形之事物，爲意識所想得到者而言。因天地間一切事物，俱有一定秩序，故名之曰法。末那之意義爲執我。執我，爲一切罪惡之根源。吾人之我見，乃自有生以俱來；譬如小兒，自母胎出生，就知吃乳，雖爲一種衝動，然已知有我身在，欲營養之，此即執我也。阿黎耶之意義爲含藏；譬如吾人，能追記往日或數十年前之事，即阿黎耶之功用也。眞心是不生不滅，由眞起妄，如海起風，故稱識浪。前七識之識浪，皆依第八之阿黎耶，故阿

黎耶爲妄心之根本。佛家反妄歸眞，卽轉變此阿黎耶，成一種眞智慧，而超脫此生死大海是也。

佛學之目的既明，須當研究其方法。方法可分二大類：一爲世間法，一爲出世間法。世間法與他種宗教一樣，其法極簡易，可用四句來包括他，卽「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四句，無非教人行善止惡而已。出世間法，則有大乘小乘之別，此乃佛當時看各人根器不同，爲之分別說法；小根器者，聞之而成小乘；大根器者，聞之而成大

乘；非佛法本有大小也。小乘分聲聞緣覺二種。大乘只菩薩一種。由菩薩再進，即爲佛。佛爲「聲聞」所說之法名四諦：即苦·集·滅·道，諦者，審諦不虛之道理也。平常人往往思避苦就樂，但不知苦與樂究有何分別。其實苦與樂，皆以感受環境而起者。境有順有逆，遇順境則樂，遇逆境則苦，兩者原無分別。何以故？今可以苦樂發生的時間說明之。凡時間有生時住時滅時，譬如患病，當病初起爲生時，正在病中爲住時，則生住二時皆苦；然至病滅時

則樂，又如聽音樂，初聽爲生時，正聽爲住時，則生時住時皆樂；而音樂滅時，則有曲終人散之感，而爲苦矣。可見世間所感苦樂，惟以時間之長短而分。生住二時皆苦爲苦。生住二時皆樂爲樂。實則苦樂不外一種感受，並無分別。吾人之身，苦多樂少，生老病死，時時刻刻，無不爲無常所變遷；唯愚癡的人，往往不明白，必須見佛聞聲而後能悟；故名聲聞。吾人之生老病死，苦多樂少，是爲苦諦。但生老病死，是吾人今生所得之果，是免不了的；既

是果必有因，遂進而求宿世之因，其因惟何？即爲無明煩惱。由煩惱造業，能集起未來苦果，是爲集諦。吾人既知其因，不得不求一種方法以滅之，是爲滅諦。欲入此滅諦，必先修佛道，是爲道諦。此即聲聞所修之四諦法也。佛爲緣覺所說之法，名十二因緣：十二因緣，爲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無明及行，爲過去因，能生現在受苦之果。無明，癡暗之意。行·造作之意。識·名色·六入·觸·受·五者，爲現在之果。識·爲初托母胎，最初所起之

一念。名色者，名是心，色是身，胎中形體未備時之稱。六入者，胎中所成六根，將有所入也。觸者，出胎後，六根對六塵有所接觸也。受者，能領納當前境遇，逆則苦，順則樂也。愛·取·有·爲現在之因。愛爲貪戀『財』『色』『名』『食』『睡』五欲等事。取者，於『色』『聲』『香』『味』『觸』之五塵境，廣徧追求，滿其欲望也。『愛』『取』二者，隨逐煩惱，爲現在之無明。『有』者，既有塵欲，作有漏業，當生『三有』也，『生』『老死』二者，爲未來之果。因果循環，生死不斷，不出此十二因緣。吾人是順生死流，

即由「無明」緣「行」「行」緣「識」順次相緣，以至「老死」緣覺由十二因緣悟道，知生死根本在「無明」故首滅之。「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乃至「老死」亦滅，所謂逆生死流，是即緣覺所修之十二因緣法也。大乘與小乘不同之處，小乘祇知自利，大乘則重在利他。前講聲聞緣覺所修之法，均爲自己精修，了脫生死。大乘菩薩則不然。菩薩二字，譯自梵文，梵文原爲菩提薩埵。菩提者，覺也。薩埵者，衆生也，以「覺」上求佛道爲自利，以「悲」下救衆生爲利他。蓋不

求僅能自利也。其修行之方法爲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是也。大乘菩薩，旣以利他爲旨，故第一事卽爲布施。布施有二種，財施與法施；以貨財與人謂之財施，教人以道謂之法施。持戒爲止惡修善之規律，吾人爲惡，由於慾望；慾望不滿足，卽生煩惱；所以持戒以滅遏慾望。戒有五：一戒殺，二戒盜，三戒淫，四戒妄語，五戒飲酒，忍辱所以治嗔。精進謂向前猛力用功。禪定爲菩薩眞實用功之法；專心歛念，守一不散之謂。禪定以後，發

生大智慧，能照了一切諸法，無不通達，是爲般若。其次當論中國現在所有佛教宗派。共可分爲十派：(一)倶舍宗，(二)成實宗，此二宗爲小乘法。(三)律宗，(四)法相宗，(五)三論宗，(六)華嚴宗，(七)天台宗，(八)眞言宗，(九)淨土宗，(十)禪宗，以上八宗爲大乘法。佛在世說法四十九年，並未著書。現在所有經典，皆其弟子於佛滅度後，各匯集其所聞而成。中國自漢迄唐，翻譯極盛。今所傳之大藏經，分『經』『律』『論』三類：佛口親說或命弟子所說之法爲經，後人加以註

釋爲論，講明戒律者爲律。其宗派所由分，乃由弟子所聞佛說，各有不同之故；亦猶孔子對門弟子說仁，各因其人而不同，弟子傳之，遂分宗派也。唯其大別可分爲空有兩輪：空有兩輪，乃成佛當時鑒於各人之觀念不同，而分別救正之，使歸於中道者。例如有人說世間一切是空的，佛恐其執定空見，不合中道，遂爲之說有；其人既聞佛說有後，以爲世間一切是有的，佛遂復爲之說空；佛之目的，欲使人不固執一邊之見，而悟非空非有之中道；後

人因其所聞者不同，遂成空有兩宗之別。就中國小乘兩派言，則俱舍宗講有，成實宗講空。俱舍宗本於世親菩薩之俱舍論；此論成專宏有宗，六朝時陳朝眞諦三藏譯此論，後來佚失不傳。唐玄奘法師重譯三十卷，其門人等大爲闡揚，遂立此宗。成實宗本於訶梨跋摩之成實論；此論發揮人法二空之理，與俱舍恰相反。此宗觀察宇宙萬有，分爲世界門及第一義門。世界門認諸法爲有，人我非無；不知一切諸法，皆從因緣而生，離因緣則滅，雖

有亦假，似有實無。進而入第一義門，則說人空法空；二空眞理，至此宗乃顯然揭出。律宗之起，當佛滅度時，弟子詢佛『佛在世時，以佛爲師，佛滅度後，將以何爲師？』佛曰：『以戒爲師。』是爲律宗之始。唐道宣律師，盛弘此宗。近代寶華山專以律著名，蓋佛家之『戒』『定』『慧』三字，次第相須，未有不持『戒』而能得『定』『慧』者。持戒則違背凡情，隨順聖道；不持戒則違背聖道，隨順凡情；焉能超出生死大海耶？法相宗經論甚多；此宗成立於唐玄奘法師；玄奘原

是大學問家，出家後，對於前人所譯經典，有懷疑處，乃立志自往印度求學；到印度後，從戒賢論師，精通其法，歸國譯傳，遂成法相宗。其教義以宇宙萬有，悉爲識所轉變，三界唯心，心外無法。當時宗風極盛。宋以後漸衰，論疏亦佚失，至明季而復振，學者著述頗富；然因未覩論疏，不免嚮壁虛造，多所乖舛；今則論疏自日本續藏中取回，學者始得觀此宗之眞面目。西土本有『性』『相』兩宗：性宗談自性空，相宗談如幻有。相宗即前述之法相宗，性宗

則三論宗也。三論者，百論中論十二門論是也。百論破世間之邪，以顯一切之正。中論破大小二乘之迷，通於大小兩教。十二門論破小乘之妄執，以顯大乘之眞義。華嚴宗與天台宗，可稱中國佛學。華嚴爲最廣大之經。唐杜順和尙依經立觀，爲此宗之初祖。天台宗，以地得名，隋時有智者大師，居天台山，建立此宗。其所宗爲法華經，其修持法門爲三止三觀。三止者：(一)體眞止，謂體達無明顚倒之妄，即是實相之眞。(二)方便隨緣止，謂隨緣歷境，

安心不動。(三)息二邊分別止，謂不分別生死涅槃有無等二邊之相。二邊三觀者：空觀，假觀，中觀也。眞言宗亦名密宗，與他宗獨異。他宗多以理爲本，依理起修；此則於理之外，偏重事相，其所依之經爲大日經；謂非釋迦所說，乃大日如來所傳。且謂釋迦所說之經，皆是方便，惟此教乃眞實之言說，故曰眞言。其修持方法爲持咒，儀式極多。唐時傳入中國，至明代即禁止，然盛行於日本。今西藏蒙古之喇嘛教，即此宗之支流也。淨土宗專教人念佛發

願往生淨土，故名。晉有慧遠法師倡此宗，曾在廬山發起蓮社，當時入蓮社者，均係一般知名之人，陶淵明亦加入焉。他宗教人修持，皆步步前進，豎出三界，成功較難。淨土宗則用念佛法門，教人依仗佛力，橫超三界，且可帶業往生淨土，祇要臨命終時，一念不亂，所以爲最便利之法也。禪宗創自晉達摩祖師。達摩以學人專於文字上用功夫，執著知見，障礙眞修，故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教人默坐離念，明心見性。故禪宗不論不識字的人，或極

聰明之人，都可以學。淨土與禪宗，今極盛行。自明以來，大叢林中，所以用參禪方法，即是禪宗；然無有不兼用念佛功夫者，所謂禪淨雙修也。禪宗以上所講十種宗派，實不外乎空有兩輪；其修持方法，不外事修與理觀二者。現在研究佛學的人很多。但眞能明白的很少。大概可分爲兩種人：一爲失意的政治家，彼視佛爲消極的，爲避世的，故一經失意，即借此逃禪；其實佛學是積極的，試觀釋迦說法四十九年，無一日不以度衆生爲己任，何嘗是消

極耶！一爲學時髦的人，彼等以今日佛學頗流行，於是亦稍稍涉獵，自命爲佛教徒；因佛經中有言及鬼神處，於是牽強附會，喜爲扶乩等神怪之事，以惑世誣人；學者不可不察也。



元(1444)

Confucius and Buddh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中華民國十三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月再版

回(孔子與釋迦一冊)

○本書售價伍元

講述者 蔣維喬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二〇九號